

## 读《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有感

朱世良

《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一书（以下简称《抗联史》），已于1991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此之前，由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部分史学工作者组成的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已经陆续推出了一批有关东北14年抗日武装斗争史著作资料，其中包括《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东北抗日义勇军人物志》、《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以及东北抗联第一至第十一军军史、人物传记和论文集等二十余部，共400余万字。这些著作，都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了东北抗联的英勇斗争，而《抗联史》则集上述成果之大成，并使之更趋系统化和科学化。《抗联史》等一批新著的出版，反映了东北地区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工作由分散状态转入有组织、有领导的系统研究而结出了果实。

编写一部反映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历史的专著，是大家盼望已久的事。东北抗联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东北各族人民的抗日武装。这支抗日队伍，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抗战达14年之久，功勋卓著，饮誉中外。早在1938年中共中央就致电称赞抗联是“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抗战胜利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多次指出抗联的14年白山黑水游击战是“中国共产党光荣历史不可分的一部分”，是建军史上的三大艰苦斗争之一部分，其艰苦卓绝、可歌可泣完全可以同红军长征和江南三年游击战争相媲美。杨靖宇、周保中、赵尚志、李兆麟的名字在东北几乎家喻户晓。从五、六十年代起就有人蒐集抗联的资料，跃跃欲试。周保中、冯仲云等抗联老同志也曾为组织人力写书而奔走呼号，但事情还是没有办成。究其原因，主要是编写这样一部书确实有许多实际困难。困难之一，是档案资料的散佚。抗联孤悬敌后，在敌人疯狂“讨伐”之下，党组织、部队指挥机关和秘密营地屡遭敌

人的袭击破坏，档案文献较大的损失就有6次。困难之二，是抗联牺牲大，口碑资料不全。由于抗联是在被敌人分割、封锁的情况下各自为战，又无现代化的通讯联络，不少游击区和部队的主要领导人牺牲后，其历史情况便无从得知。尤其使编史人员感到困难的是，由于王明、康生在过去对东北党组织问题处置失当，引起了抗联各部领导人之间在一些问题上的误解和分歧，这些误解和分歧长期未能解决，妨害了抗联老同志之间的团结。参加编史人员一时也难于取得共识。可见，要编好一部抗联史，就必须找到克服上述困难的办法。

办法找到了，那就是东北三省史学工作者通力合作。道理很简单，东北三省中共组织自建立以来，即在满洲省委统一领导下开展自己的活动，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已经形成了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历史关系。编写党领导的抗联斗争史为什么不可以齐心协力来做呢？何况现存的困难，使任何一个省或任何少数人也难以单独承担编写这部专史的任务，也只有三省合作才能胜任。1980年秋冬之际，在中共中央的关怀下，在东北三省省委的领导和支持下，一支由10名专家为骨干、50余名专业人员参加的东北抗联史编写组正式组成了。编写组成立后，中经十番寒暑，六易其稿，辛苦备尝，才完成书稿。曾经参与编写组织领导工作的辽宁社会科学院的两位院长陈放、麻东堤和中共辽宁省委党校的一位校长苗宝泰先后逝世，但可以告慰逝者和使生者感到欣慰的是，《抗联史》编写工作终于成功了。

《抗联史》一书写作的成功，我认为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它是第一部完整、系统、科学地反映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14年抗日武装斗争全过程的史学专著。稍加比较便会发现，它在史料的占有之全、开掘之深、考订之精等方面都明显地超过了以往同类著述，其中有些史料（例如有关抗联前期党在义勇军中的工作、抗联后期与苏联远东军的关系等方面），还是第一次着于笔墨。在抗联发展阶段

的划分上，作者没有机械照搬全国历史分期的框框，而是从东北的实际情况出发，依据抗联自身发展所显现出来的阶段性去划分，使东北地区的特点得到了充分反映。针对抗联部队头绪繁多、斗争道路曲折、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作者颇具匠心地采用了年经事纬、分期划块、纵横结合的叙述体例，既完整地记录了抗联曲折的发展历程，又收到了彰明因果的效用。

第二、《抗联史》深刻揭示了东北抗联14年的艰苦斗争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书中在记述抗联（包括它的前身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人民革命军）各个时期的斗争时，注意把它同全国形势相联系，认真考察它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书中以大量的事实表明，当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东北时，当权的国民党政府采取的是不抵抗政策，在中国共产党号召、推动和领导下，东北抗日义勇军和反日游击队等民众抗日武装为伟大的抗日战争奏响了悲壮的开始曲。义勇军受挫失败后，其余部与反日游击队结合，组成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继续坚持抗战，这一抗战同全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为推动全国抗战的爆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全国抗战爆发后，东北战场的战略地位发生了变化，居于配合的地位。抗联各部领导人为适应这一变化采取了积极的游击战术，在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牵制敌人兵力、破坏敌人后方供应、瓦解敌人军心、激发沦陷区人民斗志等方面，都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有力地支援了全国各战场的抗战。《抗联史》的这些记载，对于研究全国抗战形势的演变，无疑是可贵的贡献。至于抗联配合苏联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反攻东北的最后一战，其重要性就更为明显。抗联的这次行动，不仅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迅速胜利起到了特殊的作用，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革命行进特点之一是自南向北发展、自北向南胜利。所以有这样的转变，我想读过《抗联史》的人会相信，这里蕴涵着抗联的独特的历史功绩。

第三,《抗联史》的成功还在于,它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面对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的复杂的历史现象,紧紧把握住中日民族矛盾这条主线,着力记述了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民族敌人浴血斗争的光辉业绩。如前所说,在抗联的老同志中存在着对过去历史问题的某些争议。而现存的档案中,涉及党内争议的文献、领导人通信等资料占有很大比重。争议双方往往指责对方犯了“路线错误”。编史人员如果不认真考察,或者沿袭过去那种所谓“写党史就是写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做法,就会被这些资料引入歧途。事实上所谓“抗联的历史争议”问题,除了事后已经证明是明显的误会和猜疑而外,大都是对于具体工作(如游击区如何划分、某一支部队归谁指挥)的不同意见,并没有根本路线上的分歧。对中共中央的抗日救国的总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政策,抗联各路军的领导人都是认真贯彻执行的。正是鉴于这种情况,《抗联史》把主要笔墨始终用于揭露日伪的凶恶残暴以及抗联将士如何同东北爱国同胞一起跟民族敌人进行殊死斗争方面。书中热情赞扬了抗联将士和东北各族各阶层爱国人士不畏强暴、不甘凌辱、团结御侮、威武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人读后感奋不已。至于抗日队伍中和党内的某些争议问题,只要无关宏旨,便不过多地纠缠,有的从略,有的加以必要的说明。总之,一部《抗联史》,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一首颂歌。

“十年辛苦不寻常”。东北三省的史学工作者以他们辛勤努力和成功合作,写成了这部反映东北抗日联军英勇斗争的专史,向广大读者奉献了好的精神食粮,这是应该祝贺、应该感谢的。当然,说《抗联史》写作成功,并不等于说它写得尽善尽美。对抗联史和整个抗日战争史进行有组织、有领导的系统研究,还只能说是刚刚开始,许多课题还有待于深入研究。我们衷心祝愿东北三省的史学工作者再接再厉,以便有更多更好的抗战史著作问世。

(作者单位:辽宁省社会科学院)